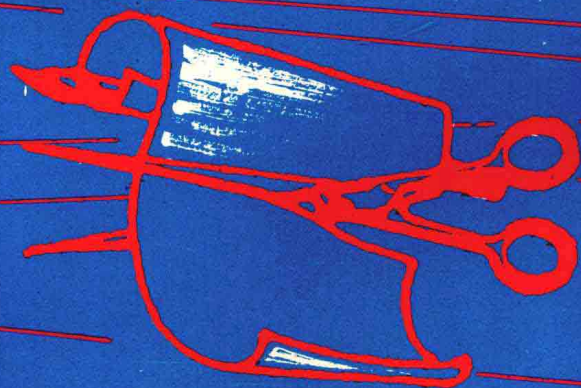


● 種四第書叢 學報

導報與訪採



● 印編會協人輯編聞新國民華中

● 行印局書學灣台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編印

報學叢書第四種

採
訪
與
報
導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報學叢書編印委員會

報學雜誌發行人：沈宗琳

主任委員：胡傳厚

副主任委員：馬全忠

委員：

黃天鵬 黃宣威 徐佳士

李瞻 張繼高 羊汝德

常勝君 李若岩 馮愛群

丁文治

報學叢書第四種

採訪與報導 全一冊

主編者：羊汝德

編印者：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行人：馮愛群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賬戶：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三二一
三二四一
一一三〇
一四六九
一五六七

定價

精裝 新臺幣
平裝 新臺幣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初版

「報學」叢書總序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自從民國四十年一月先成立的臺北市新聞編輯人協會起，就創刊了「報學」半年刊。到今年民國六十二年的六月，一年兩期，五年一卷，已經出版到第四卷第十期，共計四十期，大約有一千一百多篇文章，一千多萬字。

以一千一百多篇文章或一千多萬字來說，當然並非篇篇傑作，字字珠璣。但是，我們引以為慰的：其一，「報學」創刊於大陸陷匪，國內新聞學書刊出版中斷之際，前一個十年，多多少少有一點存亡繼絕的意義。其二，「報學」記述和譯介了中外新聞學理論和大眾傳播事業進展的實況，廿年來，自有其涓滴江河的貢獻。

事實上也是：「報學」每期出版，當時固然並未紙貴洛陽；但庋藏中的存書，陸續發售，每年遞減，有四、五期甚之不得不影印補充，以應各方需求。如此，屢想取精用宏，分類編印叢書，以續廣流傳。茲得學生書局諸君子的贊助，得開始其事，誠為一大快事。

本叢書的編輯，計劃分為十種：(一)新聞學理論。(二)新聞自由與自律。(三)採訪與報導。(四)新聞編譯與資料。(五)編輯理論與實務。(六)新聞事業的經營。(七)廣播與電視。(八)中外新聞事業。(九)輿論、公共關係。(十)報人傳記與回憶。每種一冊，每冊約廿五萬字。為求選材允當，校訂周詳，特約聘十二位專人共組編印委員會，分工合作，共襄其成。

近年來，由於新聞事業的進步，新聞教育的發達，國內有關新聞學術的刊物和專書，有如雨後春筍，蔚為大觀。本會此時編印「報學叢書」，也許有趕熱門之嫌，請以敝帚自珍目之諒之可也。

「採訪與報導」序

在一至四卷共四十期的「報學」中，有關採訪與報導方面的文章，超過了一百萬字，我們經過再三考慮，選出了這三十多萬字。遺珠之憾，在所難免。

這三十五篇文章，從第一篇潘家慶先生的「從語意學看新聞寫作」，到閻沁恒先生的「高普魯的深度報導論」，計七篇，可歸類於新聞寫作理論的研討。

關於專欄特稿寫作方面，我們選了姚朋先生的「專欄寫作的研究」，林蔭先生的「漫談纂述」，和黎劍瑩先生的「泛論特寫的寫作」。還有「論新聞小說」和「文學與新聞文學」，則是剖析現代新聞的如何深入報導及提高新聞寫作的可讀性，都有相當參考價值。

一個通訊社記者如果跟在報社記者背後跑新聞，他發的稿見報率一定很低。同樣的，報紙過分依賴通訊社提供稿件，亦無法表現其特色。曾虛白先生的「通訊社與報社記者的工作界線」，在這方面給我們不少啓示。

毛樹清、李強光、徐鍾珮三位先生的文章，是寫一個派駐國外特派員的工作經驗。此外，軍事新聞、經濟新聞、社會新聞、地方新聞的採訪，以及新聞攝影，我們都選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陳香梅女士的「採訪五年」，寫一個初出道的女記者，如何在學習、奮鬥中成長，文情並茂，特為介紹。

採訪工作，是新聞競爭的主戰場，第一線。採訪工作的勝利，正是一個新聞機構成功的主要關鍵所在。而「採訪」與「報導」，則為輔車之相依。這三十多篇文章，雖然有些寫作的時間已經超過了二十年，但在今天讀起來，仍然可受用無窮！

目錄

「報學」叢書總序.....	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	一
「採訪與報導」序.....	報學叢書編印委員會.....	一
從語意學看新聞寫作.....	潘家慶.....	一
新聞報導的改進.....	歐陽勛譯.....	一一
新聞・歷史與速記.....	馬星野主筆講.....	一六
報與導.....	鄧傳叔主筆講.....	一六
有所為・有所不為.....	萬能訓譯.....	二三
新聞寫作上的爭議.....	Lou Boccardi 作 羊汝德.....	三〇
高普魯的深度報導論.....	荆溪人.....	三八
	閻沁恒.....	四七

專欄寫作之研究	……	姚	朋	……	五六
漫談纂述	……	林	蔭	……	一〇一
泛論特寫的寫作	……	黎	劍	……	一一六
截稿時間與新聞線索	……	歐	陽	……	一二五
論新聞小說	……	林	友蘭	……	一五四
文學與新聞文學	……	陳	譯	……	一六二
通訊社與報紙記者的工作界線	……	曾	虛	……	一七七
怎樣做一個駐國外的特派員	……	毛	樹	……	一八〇
如何採訪聯合國	……	李	強	……	一八六
海外採訪二年	……	徐	鍾	……	一九一
經濟新聞的採訪與寫作	……	姜	白	……	一九九

社會新聞的新路	陶	希	聖	二一一
社會新聞的評價	袁	愛	瓊	二二三
採訪法庭新聞在美國	湯	德	臣	二二九
談談城市新聞	田		牧	二三五
地方新聞的採訪	應	鎮	國	二五〇
科學新聞的採訪與寫作	朱	逸	先	二六三
隨軍採訪論	周	海	萍	二七〇
外島採訪追憶	胡	黎	明	二八三
我在鐵幕裡的記者生涯	英	倚	泉	二九〇
朝鮮戰線上的記者羣	盧	冠	群	三〇六
戰時新聞報導應有的警惕	陳	嘉	驥	三一九

攝影記者五要件	王介生	三三二
蘆溝橋戰地攝影回憶	石萬里	三三四
戰地攝影	鄧錦輝	三三九
彩色攝影和彩色溫度	章瑋	三四六
採訪五年	陳香梅	三五〇
社會新聞座談會	徐道隣等	三五八

從語意學看新聞寫作

潘家慶

一、語意學與傳播效果

現代我國新聞寫作大都模仿英文新聞寫法，雖然我們在結構上、佈局上可以學得維肖維妙，由於兩種語文基本語法不同，始終讓我們的寫作得不到英文新聞寫作的效果。特別是國內對中國文學還沒有作過科學的整理與分析；新聞界對新聞寫作還沒有作過系統的分類與研究之際，要想讓大家能讀到水準以上的作品，要想使中文新聞能獲得一個完滿的寫作效果，似乎仍有一段漫長而遙遠的路程。

這種寫作效果，在新聞寫作中來說，就是一種「可讀性」(Readability)。很多人解釋可讀性，多偏重於趣味的要求，忽略了它在講求精確上的效果。而這正是一個新聞從業員從他的養成教育一直到報館天天可以聽到的老生常談——正確的寫作要求。

新聞的「可讀性」從趣味方面講，大概要等到國內研究中文機構對中國語文作全面分析研究，尋出一套國人閱讀及使用中文習慣模式後，才能有所進展；但可讀性的精確要求，則可就外人研究頗有成績的學科中隨時取法運用，這個學科就是語意學(Semantics)。

人類會說話大概有五六十萬年的歷史，人類會寫字的歷史大概也有五六千年，但語意學開始為人們所研究，不過是近五六十年的歷史。而語意學的發展，及它為各種學科重視、應用却是近十多年來的事情。今日大家都發現，語文與人類思考的關係太密切；幾乎一切思想、行為都受語文的影響。無怪乎把語意學

通俗化，曾寫了一本「一般語意學」(General Semantics)的科爾布斯基(A. Korzybsky 1879-1950)主張人人都學語意學，而後世界才有永久的和平，這是研究語意學者的理想，也正是現代新聞事業追求的境界。

語意學過去五十年來，一直是語言學者(Linguists)所努力的對象，它的實用價值待大眾傳播學出現後可說是大放異彩，因為大眾傳播學主要內容就是傳播效果的研究，用意在用什麼方法，怎樣技巧來傳播新聞、意見或觀念，使其獲得預期的效果。換言之，語意學既是一種研究語文的運用與意義的科學(Science of the Uses And Meanings of Words)，而新聞寫作又是大眾傳播中主要傳播方法，兩者的相關性由此可見。沒有一家報紙不希望他所報導的新聞與意見發生預期的效果；使讀者了解、喜歡、進而受它的影響。要達到這個目的，如何運用正確的字彙、語句表達一個清晰概念與完整事實，可以說是新聞寫作中一項長久不變的原則。要想運用這個原則，就必須從語意學中尋求方法。所以說，做為一個現代新聞從業員，不可沒有語意學的訓練。

從語意學的實用觀點來看，記者報導一則新聞時常遭到兩項不同的困擾，一個是記者執筆前對問題了解困難；一個是記者執筆時對文字運用能力的限制。

人類的語言與文字行為，透過語意學與大眾傳播學的研究，發現它是一種極其複雜的過程(Process)，這種傳播過程中，從收報人到發報人不知到要受到多少干擾(Noise)，其中最主要的干擾之一就是語意上的干擾(Semantical Noise)。這也就是說，一個內容經傳播後，常被收報人所誤解。(記者在採訪以及了解事實的過程中，也是那項事實的收報人)語意學與傳播學主要課題就是要把這種傳播內容所受到的干擾減到最低的程度。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人類在致力更正確的傳播工具發展上——如電視、雷達、電腦、衛星——成就雖然驚人，但只要人類一天要靠聲音、文字傳達內容，促進了解，困惑在

人類心靈中的語意干擾便會繼續存在一天。這也正是我們所要討論的第一個難題。

二、對問題了解的困難

人們對某些事物常自認為「我懂了」，實際上這種「懂」是真是假，因每個人學養而有程度上的不同。語意學家與新聞寫作中所要求的「懂」是一種能使用適當語言的懂。好像張三所說的或所寫的，李四能用另外一套語彙來表達，結果使張三認為滿意，而沒有錯誤。可是這種懂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因為在我們的思想中常受到三項阻礙，迫使我們並不能「真懂」。

這三項阻礙就是放射思考 (Projective Thinking)、推論思考 (Inference Thinking)、和定義思考 (Definition Thinking)。

放射思考，簡單說就是以自己了解的意義當作別人所了解的意義，殊不知每件事物對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了解意義，這是人們常常在細枝末葉上爭執的主因，也是常造成別人誤會的癥結。這道菜對自己的口味，未必對別人的口味，可是我們常以為別人也喜歡這道菜。「自由」一字的意義，在民主與共產國家就有兩種完全不同的了解，於是大家唱自由，都永遠唱不攏。一個記者若以為「殺人必償命」，他便與法官的了解「正當防衛」、「減輕刑責」完全不同。記者放射思考念廣，則他所報導的新聞就容易偏頗不公，甚至影響輿論造成一種「報紙裁判」。

推論思考就是人們對事物了解常以推論代替觀察，以猜想代替認識。這種習慣在合理的情況下，常不能少，可是我們報導一則新聞時就要考慮這種推論的正誤了。我們看一個人的儀表，決定他的貧富，固然有時可以猜對，然這到底不是真正的了解。今天社會中家裏三餐不飽，而出外西裝革履的人不是沒有的。一個打扮入時的女性，如果被記者不問事實捧為「名門閨秀」，他給讀者帶來的錯誤印象不言而喻。假如

我們從一個錯誤的推論，再作一連串第二、第三乃至第四五層以上的推論，則結果必與事實相差愈遠。

定義思考就是人們在認識一件事物時，腦筋裏早已徘徊了許多有定義的字眼，根據這些定義，我們總是自以為是的把它安插到我們認為合適的事物上。我們對「粉筆」兩個字的了解，形成我們對真正粉筆的認識。一支跟粉筆一樣的東西，當然不能一概稱之為粉筆，因為他可能是象牙，可能是紙捲，也可能是石膏製品。然我們常不走近細察，逕自叫它是粉筆。這就是說，我們易從定義中解決問題，不喜從實體上去了解問題。沒有受過記者專業訓練的人常在「艷屍」、「情殺」這些定義中去描述一則女性死亡的新聞，其結果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是很可怕的。日常我們也會聽過一些笑話，譬如對一個喜歡「附庸風雅」的王五說：「這是貝多芬的月光曲。」王五聽了得意洋洋頗有所得地，「啊，這月光多美，銀色大地……」隨後陳六在旁低聲告訴他：「老王，還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弄得王五面紅耳赤。王五是上了月光定義的當，在社會上這種情況真是太多了。

由此可見，一個人對事物的了解，要儘量排除未經求證的放射、推論以及定義思考，代之以事實的探究，作事實的思考（Fact Thinking）。這是語意學所要求於人們的，而新聞寫作第一要件，就是要求記者對事實作正確的觀察與了解，因此要記者「跑」新聞，「採」新聞，不能坐在家里等新聞，呆在報館裏抄新聞，以免三種思考的弊害隨時作祟。

除此以外，人們自幼年家教以至學校教育，常在思考與觀察上，無形中灌輸了一種兩值觀點（Two Valued Orientation）。我們把所有價值觀念全部用二分法造成兩個極端，結果使價值的程度被埋沒；事實的真象也就被誤解了。兒童要大人給他解釋圖畫、電影，大人無法或不耐煩解釋，只好用簡單的兩值用語：「好人勝了，壞人敗了。」這種簡單而極端的習慣養成後，迫使他們總會問着：「媽媽，這個是好人？壞人？」學校老師為了強調是非簡單觀念，也多半用此方法解釋大部份問題，兩值觀點是如此日積月

累而形成的。好與壞，勝與敗，自由與奴役，大與小，對與不對……等字眼就根深蒂固的深植於人心，遇到問題來臨，我們即將自己陷溺在兩個極端中。由這兩值觀點來用字，結果必然是不客觀不真實的，因為世界上有太多的事，不屬兩值範圍，而有種種程度上的分別。我們讀小說「飄」或看電影「亂世佳人」，假如我們用兩值字句去衡量這個故事的女主角，結果將一無是處；原作的精神與其說是有某種主題，不如說他成功地描述那個時代中一個完整的橫斷面，那不是用兩值用語——忠奸分明、是非易辨可以道出真相的。

常見我們的社會新聞中，不僅是記者，即使是警方也常把一件死亡的案件區分為「自殺」與「他殺」兩值，殊不知死亡，可能因心臟病發，因溺水而亡，因中毒而去……等等。結果在兩值上打轉，常要繞了很大圈子才能找出原因，這就是兩值觀點的陷阱。

兩值觀點也可說是思想中一種自然反應，屬於感情的成份很多，許多野心家、宣傳家常用兩值用語，激起大眾的情緒，記者落筆以前便要檢討一下別人的字彙是多元值或兩值用語，自己思想與用語是否能避免兩值用語。寫一個被法院判決的罪犯，記者除了依事實記載他的經歷，不能用「聲名狼藉」等字眼去形容。報導中國小姐當選消息，不能形容她「是全國最美麗的女孩子」，因為有更多的女性未參加比賽，記者寧可就她的實際資料、衣着、儀表來描繪。即使我們報導一則意見與評論，我們也必須尋求一個廣泛的基礎，把程度表現出來，以免讀者在兩值用語中弄不清事情的究竟。

再一個問題即在任何傳播過程中，常因為我們思想中潛伏的個人偏好 (Personal taste) 以及籠統的表達習慣，使我們在報導事實的努力上大打折扣。

張三說：「今天是星期三。」李四說：「錯了，今天是星期四。」爭論結果一看日曆或多幾個人一問就能得到結論。但張三說：「酸梅真好吃。」李四說：「酸梅好難吃。」這就是一種永遠沒法得結論的個

人偏好。這種偏好有屬於個人利益；有來自個人情緒；也有受限於個人知識經驗的，或有更多受影響於社會、文化與生活背景的，它不能用客觀事實證明是非。一個曾受警察干涉過的記者，報導一則交通事件新聞，可能無意中流露出他對警察的偏見。這是一種自然傾向，很少有人能控制他。語意學家要求人們看書聽話時留意別人主觀的見解當作事實來陳述；而記者若無法却此心中大敵，必然會滲進自己成見。

籠統的表達習慣，也屬於一種自然傾向，他所表現的形態却不同於個人偏好。老師看到少數學生說話，就會說：「你們這班學生怎麼這樣吵，下星期每個人繳一千個小字，十張大字來，看你們以後吵不吵？」臺灣北部一到雨季，時常有人這樣埋怨着：「臺灣天氣真壞，一年到頭，一天到晚都是雨。」這個籠統的概念更大了。記者報導一個晚會，常喜歡說：「聽者為之動容」，「每位觀眾臉上都浮出興奮的笑容」，這種籠統表達顯然並非事實。日常所見這種報導文字很多，記者是否能一一了解他們的感受意見，有識者難怪要說報紙在吹牛了。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個人偏好與籠統習慣常由各種不同的感情背景(Emotional Background)組成，其中有生理上潛伏的(情緒)，也有環境刺激的(衝動)，這些在我們思想的溝通上增加了無數的干擾，因此記者在執筆撰稿前，如何求問題深度與廣度的了解，避免偏好與籠統的表達實是首要的工作。

三、運用語文三大原則

由此可見，我們新聞寫作中要求的客觀、正確、通俗、具體是如何的困難。好在語意學也給我們幾個具體的原則，看看我們在文字運用上要記取何種努力：

第一、文字只是一種符號，他所代表的事物並不等於事物的本身。

文字是一種本來並無意義的符號，經過多數人同意後產生某種有限度的意義。假如大家當初把桌子稱

爲椅子，好字讀做壞字，那麼我們今天說話當然不同，說「在椅子上寫字」，你會毫無異議，說「你是個壞人」，你一定面露笑容。中文這種例子不是沒有像「重」「出」之誤，「射」「矮」互換正是最好說明。而所謂有限度意義，乃是文字所代表的，僅及事物的一小部份。因爲要用簡單的字來代表一個內含複雜的事物是不可能的。「一張桌子」，其範圍遠比「一張四隻腳黃色的小圓桌」要籠統，即使如此，「四隻腳」、「黃色」、「小圓桌」，仍不能把這張桌子代表完全，桌子木料、輕重有別，四隻腳可能不是用木頭做的，桌子反面可能是木頭的原色。

由此可見，記者在報導一件新聞時，必須設法讓讀者的印象與記者印象一致是新聞寫作重要目標之一。認清了文字並不能代表事物本身，知道在尋求事實報導上，記者負有重要的責任，在表達上如何用讀者所同意，且有共同了解的字彙是要特別注意的。報導一個車禍若僅說「一輛遊覽車」，不一定能給讀者正確印象，必須指出是中型的，或是大型的，附帶再說明乘客五十八人，便能給人具體的實感。

第二、避免使用高層次的抽象用語，依不同對象使用外延及內涵意義的字句。

文字所代表的意義，粗略來分有代表實體的文字，如房屋、大樹、書本，通常被稱爲外延意義 (Extensional Meaning) 或指示 (Denotation)；另外代表一些不存在的抽象觀念，如愛情、嫉妒、思想，這種被稱爲內含意義 (Intensional Meaning) 或含意 (Connotation)。外延意義的用字比較簡單，有什麼說什麼，誤解比較少；內含意義則不然，所以討論語意學的人通常把它列爲一個專題來研究。這也正是一般被稱爲的抽象用語 (Abstraction Words)。

知識程度愈高的人，所擁有抽象內含意義文字也越多，其抽象層次 (Levels of Abstraction) 也更高。論及「紅色」，本可以用「漆在救火車上的顏色」來解釋，但高層次的抽象用語則可以解釋成一種「性質」；談「民主」本可以說「一切事情由人民來做主」，但有人則說：「民主是一個開放社會中的制

度與風範。」「性質」、「開放」、「制度」、「風範」所含的意義就太複雜、廣泛而空洞。

記者報導一則新聞時應該要通俗具體，不能賣弄「學問」，使讀者高深莫測。特別是報導一種觀念或學術消息，記者應能以深入淺出的筆調，針對讀者的需要，使用外延及內含的字句。良好的新聞寫作是外延意義字詞比內含意義的字詞要多，即使不可避免的內含意義字詞，也要使他的抽象層次降低到與讀者所能了解的低層次抽象用語之中。近代新聞寫作要求採用口語化的句子（Spoken Sentence）就是要減少其抽象用語與專門術語，讓報導令每個人易讀，能懂，不使讀者誤解或含混其詞。

第三、避免放射思考、推論思考及兩值觀點，應儘量採用報告語文。

前面說過，我們常因個人主觀的了解（放射思考），缺乏事實根據（推論思考）以及極端字眼（兩值觀點）說明事件，結果不免主觀偏頗而失實。因為我們所了解的不一定是對的，我們看不到的真實內容很多；所有事物不能以兩值用語加以含蓋，那麼用什麼方法來避免放射思考的主觀，推論思考的偏頗，與夫兩值觀點的武斷呢？語意學家勸我們多用報告用語（The Language of Reports）。

報告用語乃是一種最客觀，而可以被證明為事實的文字，他也是為多數人所同意的。如平日所說的度量衡單位及所有的數字符號，十月十日國慶日、四百公尺的跑道、六呎五吋的籃球員，最能給人深切而正確的認識。用具體的事實數字代替「偉大」、「輝煌」、「掌聲如雷」、「水洩不通」、「出色的」這些兩值用語，當能給人深刻而具體的印象。由此引伸，用更多事實說明比空泛的形容要動人。記者報導「曾經獲得第三屆亞洲影展最佳導演獎的某某」，比「名導演某某」不是更清楚？具體的說「曾獲得英美日三國醫學博士學位的某某」，比所謂的「專家」、「學者」這類字詞要可談、可記。所以中外新聞寫作一致要求記者，少用形容詞及副詞，代以動作的動詞，實際的名詞，正是這個道理。